

评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

李荣兴

圣西门是著名的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体系渗透着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的。从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考察社会历史的极大深刻性,又可以找到他仍然没有脱离唯心史观,其“社会主义”仍然陷于空想的原因。

圣西门坚信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规律性,历史上发生的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就是由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决定的。旧制度处于衰落,必须由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的真正原因”^①。社会规律虽然出于人自己,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规律面前,“甚至担当最高公职的公民,从一定的观点来看,也只起着从属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职务不管怎样重要,都要遵循并非由他们选择的方向。”^②正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有规律可循,所以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应该成为象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

圣西门在他关于社会历史有规律发展的阐述中,还包含着不少极为宝贵的辩证法因素。

他把社会历史的变化比作为数学上的“级数”,以此肯定人类社会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向。“级数的前项是过去,末项是未来”^③,人类社会就象数学级数那样,从一个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形态,一级高于一级地不断发展。他一反那种把人类初期的原始平

等社会理想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直到目前,人们都盲目地传说黄金时代是属于过去的事,其实它还在将来。”^④

他辩证地、历史主义地对待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奴隶制是残酷的。但他认为奴隶制度“在人类发生的初期,曾对人类有过益处”^⑤。这是因为在奴隶制度下不再屠杀战俘,从而“拯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⑥。奴隶制还“使统治阶级有可能去从事发展自己智力的工作”,从而“促进了教化的进展”。对于封建制度,他也不是只看到倒退和祸害,而是认定“它已对社会作出了社会能够期待于它的一切贡献”^⑦,指出“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体系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它最终在十五世纪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使现代的各族人民比古代的各族人民高出许多。”^⑧在肯定历史上这些社会体系的一定历史作用的同时,圣西门又对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作了说明,认为“一种体系、理论或世界观只能发展到一定的界线,超过这个界线,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就要丧失适应继续发生良好变化的能力;那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建立新的体系、新的理论或新的世界观,以满足迫切的需要。”^⑨根据这个思想,他提出,对于一种社会组织体系,如果“能够完善就应使其完善,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应把它推翻”^⑩。社会发展到今天,建立在形而上学思维基础上的旧社会体系已经过时了,“只有实业和科学原则能够成为社会组织的

基础”^⑪，而他所提出的理想社会体系并不是那种与以往的历史无关的、超越时间和空间条件的、符合于理性的永恒要求的体系，而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延续。

圣西门在探寻历史规律的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接近于唯物史观的思想观点。他认真研究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史，指出古往今来不管是议会政府还是其他一切政府，都“仅仅是形式，而确立所有制才是本质。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础”^⑫。为什么正是这种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了这样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答案应该在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例如，“十五世纪前世俗的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这曾经是有利的，因为贵族在当时曾经是最能干的产业家。他们领导了农业的工作，而农业工作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产业的唯一类别。”^⑬照这种观点的逻辑发展应该得出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遗憾的是他没有达到这一点。但却为后人向唯物史观的跨越提供了有力的启示。

圣西门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不仅不承认社会存在的过程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反而以为社会意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他虽然认为人的理性、智慧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但理性规律又是“统治一切、驾驭一切”的^⑭，社会历史也只能在它的“统治”和“驾驭”下发展。当一种社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文明状况的时候，这个社会体系才能存在和逐步完善。当人类理性的发展超过了这个体系时，它的基础和文明状况之间形成了脱节现象，于是这个社会体系就必须被批判和摧毁，由符合于文明所达到的更高水平的新体系所代替。圣西门进而认为，从神学的思维到形而上学的思维，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实证的思维，这就是人类理性发展三阶段的规律^⑮，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变化

过程：从古代社会到封建神学制度的社会体系是在神学思维的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体系，是在形而上学思维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现在既然人类的思维已经从形而上学阶段进入了实证阶段，所以也就必然要相应地建立起实业和科学制度的社会体系，亦即圣西门所提供的理想社会体系^⑯。显然这完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思维规律决定社会规律。这也就是圣西门唯心史观的实质。

圣西门认为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只有极少数天才人物才能发现和指出规律，从而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关系的变革。群众虽然是一种物质力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⑰。这就是说，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只是少数天才人物。那么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才能发现规律？“天才”为什么具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才能呢？圣西门无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竟胡说什么这些人之所以具备天才的品质，甚至是“最高的天才”，乃是因为他们是“被神指定来充当领袖的人们”^⑱，是“神的直接代理人”^⑲。一般说圣西门是不信神的，但由于他背离唯物主义讲“天才”，所以终究陷入了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是圣西门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

综上所述，圣西门的社会历史理论虽然不乏天才的思想闪光，但仍然没有脱离唯心史观的窠臼。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着重从三方面作一点分析。

只看到人类智慧发展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一面，看不到人类智慧发展依赖于社会条件的一面，这是圣西门陷入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圣西门接触到了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个重要问题，认为一个社会的财产所有制制度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并认识到财产所有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根源还应该到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

寻找。但又认为为了进行生产，必需劳动工具，而这些工具是由人们发明的，发明工具则需要人们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因此，产业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知识的进步乃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⑳。在他看来，似乎产业的重要作用弄得越清楚，知识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原则就越得到证实。其实，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人类智慧发展，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及其对社会条件的依赖，是对立的统一。历史是人创造的，人通过发展科学，更新技术，改革工具，在推动生产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极大的能动作用；但科学的发展最终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人类智慧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这个唯一的源泉，不能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片面强调前者，忽视后者这一更基本的方面，使智慧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并成为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就要滑向历史唯心论。

从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承袭来的抽象人性论，是使圣西门陷于唯心史观的主要原因。圣西门主义者声言，他们的哲学是建设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的^㉑。其实他们所谓的“新概念”一点也不新，他们所讲的人性仍然是抽象的，只不过是—种动物性。在他们的眼中，人的天性，即人性，是由广义的（即包括着心理现象的）生理学来研究的，生理学是社会学的基础^㉒。圣西门由于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所以当他在为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而奋斗时，不是着力于分析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并从这种分析中找出实现社会变革的阶级力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生活应当如何适合于人的天性，精心设计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制度。由于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的理性都是可以**被**唤起的，所以他反对阶级斗争，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㉓，主张为了实现他的

理想社会而“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㉔。也由于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所以他只看到“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㉕，看不到离开了社会也就没有个人，个人的一切智慧和才能都是从社会得来的，从而把人的理性、智慧的发展，脱离社会实践这一客观基础和源泉，并使之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

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圣西门终究没有脱离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因。他虽然指出社会历史变化的合乎规律性，但未能揭示出导致历史有规律发展的物质性的内在动力和源泉。这个内在动力和源泉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思想和概念。他考察社会历史的纵深度只到“财产关系”为止，他所讲的作为社会大厦基础的“所有制”，也是指的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是在社会结构中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两种不同的关系，生产关系比财产关系处在更深的层次上，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是政治制度和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也是“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㉖。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才把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形成了唯物史观。历史告诉我们，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很注重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所以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就已开始提出和研究了。但生产关系问题却始终是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不能真正理解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的生产过程，不懂得这个统一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圣西门显然也没有越出这个界限。他虽然提到了“产业发展”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并不理解“产生发展”过程本身

的内在结构，并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懂得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就决定了他不能给社会历史的合乎规律性的发展以唯物辩证的说明，从而不能不用思想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的发展，用思维的规律来决定存在的规律。

圣西门在坚持历史决定论原则，一心想发现和指明支配历史过程的规律时，恰恰没有看到和理解一个最常见、最基本的事实，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他也没有看到和理解，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由此而决定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不懂得社会历史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生产力基础上生产关系不断发展的进程。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不能不是空想的。尽管他真心实意地想迅速改变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但由于他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理性，是抽象的人性，而不是物质生产力，不是社会基本矛盾，所以同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他的理论也没有生命力，美好的愿望只能变成泡影。这可说是圣西门的悲剧，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他为改善人类状况，争取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时，必须牢牢依据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办事。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时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时，仍然必须集中力量注

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及时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以尽快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否则，或者是事与愿违，既延缓历史的进程，又影响社会主义的声誉；或者则是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注：

- ① 《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9页。
- ② “ 上卷第282页。
- ③ “ “ 90页。
- ④ “ 下卷第169页。
- ⑤、⑥ “ “ 152页。
- ⑦ “ “ 194页。
- ⑧ “ “ 185页。
- ⑨ “ “ 220页。
- ⑩ “ “ 194页。
- ⑪ “ “ 195页。
- ⑫ “ 上卷第226页。
- ⑬ 《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第4页。
- ⑭、⑮ “ “ 6页。
- ⑯ 《圣西门选集》上卷第36—37页。
- ⑰ “ “ 74页。
- ⑱ “ “ 87页。
- ⑲ “ 下卷第53页。
- ⑳ 《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第5页。
- ㉑ “ “ 2页。
- ㉒ “ “ 26页。
- ㉓ 《圣西门选集》下卷第37页。
- ㉔ “ “ 56页。
- ㉕ “ “ 95页。
- 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
- ㉗ “ “ 31页。